朝花夕拾

平时略显冷清的小家在此刻人声鼎沸，沙发上、茶几上堆满了大红包装的年货，不大的实木圆桌围得满满当当。热气腾腾的饭菜还没完全上桌，桌边笑的、闹的，小孩挤作一团的，同辈互相拜年的，老人的回应，婴儿的啼哭……已显得足够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

自己的春节，他人的春节

■ 李咏瑾

总算明白小孩儿的春节为什么特别纯粹快乐了，因为小孩儿的春节都是他自己的，从年三十到元宵节，里面的新衣啊、美食啊、压岁钱啊、炮仗啊、还有家人围绕着他暖暖融融的爱，就像一口吞一个大汤圆似的，囫囵囵囵都是他自己的，可能汤圆卡在嗓子眼咽不下去时有点难受，但那难受也是带着喜庆眼泪和呼呼喘气的难受，总之儿时的春节，内心就是特别的开心和满足。

成年人的春节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的春节，已经不再完完全全属于你，像切大饼一样，分一块给工作，再分一块给家庭，还要再分一块给友人，还要再分一块……分着分着，最后到你手里就剩下一些饼屑了。

以今年春节为例，7天时间，我需要值班4天，剩下3天，时间长度正好一个小长假。我还没调整过来心情，先生紧接着提醒我，因为是新婚第一年，按照他们家乡的习俗，我得和他回乡下老家拜见亲友。因此和自家爸妈春节团聚的时间，就被压缩至临行前一天的那顿晚餐。我顿时傻眼了，对于平时工作忙碌、假期极想好好休整一下的我来说，假期这张大饼切啊切的，怎么还没开始呢就已经给切成了负数？

这就是成年人的人生。于是，农历腊月二十八的下午，急急忙忙收梢工作后，赶去医院查了核酸，我先提着大包小包去给爸妈拜年。热腾腾的饭桌上，暖暖和和的汤锅里，一边是咕噜噜的鲜鱼汤、一边是火辣辣的炖五花，配上新鲜的大米饭，香气那个扑鼻，真让我一坐下就不想站起来，就愿意沉陷在那样的温暖包容里，耳边听得我妈不停地念叨着，“去婆家得勤快、懂规矩……”我爸还提醒我去银行多取点钱，乡下亲戚家小孩多，需要发红包……我恍惚中回想，小时候我这时应该掰着手指头算计今年春节可以收到多少压岁钱，怎么一转眼自己就成了发压岁钱的人……

于是，第二天就踏上了我的首次回婆家之路。论起心里的紧张，更甚于春节值班。只听得先生一个劲地在旁边回忆老家的饭菜是多么的好吃，“腊肉和香肠熏得油乎滋滋的！”一个劲地回忆对于他长大的那个小院有着多么深的眷念，“院子里的青石板都走光滑了，一脚踩在上面，就知道自己回家了。”一个劲地回忆家里的亲戚和小时候的玩伴，不厌其烦地试图让我弄清家里复杂的叔伯兄弟排序及他们各自子女如今的现状……对我而言是紧张之旅，对他而言，是归心似箭后世界上最温暖放松的地方。

我笑着告诉他，“我忽地明白了一个成语。”他不解。

“就是什么叫‘如数家珍’。”不是因为家里有啥珍宝，而是因为那是家，所以家里的一切都千金难换，一说起来都特别自豪。

向晚，经历过8个多小时的车程，骨头都快散架的我疲惫地挪下车，看着远远迎来的先生家人，不对！应该是我的家人了，于是马上抖擞精神，脸上泛出一个大大的笑容。

这是一个与我的原生家庭全然不同的家庭结构，事实上它与现在城市里常见的三口之家有着明显的区别，但又不同于纯粹的乡土宗族——首先，依然传统地向往多子多福，先生的兄弟姐妹们往往都生育了两到三个子女，圆满地完成了国家放开二到三孩的积极号召。又因为务工与婚嫁，全家老少渐渐脱离祖辈因袭的那种与土地唇齿相依的亲密，或主动或被动地全部迁移进了县城。

如今，子女已全部在这里安家，逐渐长大成人的孙辈则奔赴更远的地方参军或是求学——准确来说，这是一个城镇化进程中典型的由农村家庭才转型不久的新城镇家庭，如同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枝叶热情而明亮地极力伸展、拥抱着如今的新生活，而情感的根系依然牢牢地扎根于过往的乡土。具体表现在公公婆婆都对乡下的老宅依然有着浓浓的眷恋，就是那个“青石板都走光滑了”的小院，每周都催促二儿媳妇驱车几十里将他们送回家中，因为“好屋没人住朽得快！”

他们总是记挂宅院边那几亩好菜地，即使身在县城的家里，也总习惯看着天色，低头掐算惦记菜地是不是又缺水了，是不是又该除草了。每次回老宅摘上几大筐新鲜带露的蔬菜回城分送亲友，是他们顶开心的事。

就连年夜饭里我们面前的炖排骨的大白萝卜、脆生生的莴笋，哪怕是葱花蒜苗，都是公婆地里的出产，至于桌上的猪肉鸡肉则是乡下的亲戚自家饲养，“绝对绿色生态，都舍不得拿出去卖！专门留着等你们回来吃。”

饭桌上人气是如此的旺盛，先生的兄弟姐妹们带着各自的伴侣和子女都回来了，父母张开温暖的怀抱，平时不管再精明强干、满面风霜的中年子女，此刻搓搓脸，也不过是投身于父母怀中的、恍然记不清年月倏忽的孩子。

平时略显冷清的小家此刻人声鼎沸，沙发上、茶几上堆满了大红包装的年货，不大的实木圆桌围得满满当当。春晚的锣鼓喧天只是最恰如其分的背景音，热气腾腾的饭菜还没完全上桌呢，桌边笑的、闹的，小孩挤作一团的，同辈互相拜年的，老人的回应，婴儿的啼哭……已显得足够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

我手里大大小小的红包都散了出去，这是我第一次过年时这样“大规模”地往外发红包，看着接过红包的一张张笑脸，心里涌现出一阵又一阵的幸福盖过了那些小小的不舍得，只恍恍惚惚大概估摸着，“一个月的工资应该没有了。”

忽又听得先生提醒，这才只是给自家晚辈发红包呢，后面开始走亲戚，各家的子辈孙辈更多……“没事！”我底气十足地回答：“就担心不够，你的工资卡我揣来了呢……”

冰墩墩

徐建军/摄

心灵舒坊

冰雪之缘

我回到江南，生活在继续着，有些东西改变了，我依然热爱包括冰雪运动在内的一切户外活动，但我不再鲁莽。

■ 毛庆明

我生长在江南。就像鲁迅说的，江南的雪，美艳且润含着春的消息，存不住，费尽力气堆的雪人，也很快被晴天迅速消融。只有北方的雪，飘落之后永远如粉、如沙，在晴天下蓬勃奋飞，在日光中旋转升腾。只有在北方，才给冰雪运动提供可能。

去天津上大学的第一年，就让我充分见识到了冰雪的魅力，从此臣服于冰雪。起先是入冬的第一场雪，就飘飘洒洒地下了一宿，第二天一睁眼，窗外一片白，世界消失了，忽然觉得昨天的不真实，以及明天的不确定，那厚厚冰雪覆盖之下，究竟是昨天的遗迹，还是明天的虚幻？北风一阵紧似一阵，没有喘息的机会，校园门口的池塘上冻了，附近的子牙河也上冻了。总务借来了抽水机，凿开冰面，抽干了冰面下的水，冬眠的鲤鱼在冰层下似隐若现；子牙河封冻的河面，成了体育课的场地，穿上冰鞋，北方的同学在冰面上翩翩起舞，而我，经历过几堂课实实在在的摔打之后，终于享受到了冰刀摩擦冰面的愉悦和滑行带来的快感。

雪可以净化空气。雪花吸附了空气中的尘埃，雪后的空气，清新且带着一丝甘甜，深吸一口，那冰凉的感觉沁入心脾；雪是凝固的雨，雪后的空气干爽纯净，是药，治好了伴随我十多年的冻疮；雪吸附了尘世的噪声，下雪时，广袤的大地安静下来，没有雨滴聒噪，没有雷公打扰，世界静止成了画面，注视这幅画，你可以看到自己的内心。

奇怪的是，冰雪并非冬的专属。还是那一年，夏天，我见识到了冰雹。午后，好端端的天突然阴沉下来，霎时狂风大作，树叶纷纷吹落，未来得及关闭的窗户急速开合，发出啪啦啪啦的脆响。我赶紧收拾好讲义，冲出图书馆，想赶在大雨来临之前回到宿舍。弹子大小的冰雹携着豆大的雨点砸了下来，狼狈的我只有一个成语可以形容：抱头鼠窜。多年以后，我依然对冰雹这一天气现象抱有浓烈的兴趣。冰雹的成因是温度的急剧下降。这是强烈上升的气流和急剧下降的气温之间的冲撞，又没有足够的气流将冲撞后形成的晶莹冰粒往上推，于是无可奈何地掉落在地，像极了我们年轻时的爱情。

毕业之后我回到了江南。虽有黄昏门外六花飞，却无凤林千树梨花老。江南的雪，终归是差了点意思。几年之后，我按捺不住对冰雪的思念，攒出一个假期，去了哈尔滨。看过太阳岛的雪雕和冰灯，我又去了二龙山滑雪场。

原本想去亚布力，可是当地的朋友说，亚布力虽有国际赛道，但山势险峻，二龙山山势平缓，更适合初学者。汽车在省级公路上疾驰，大地一片白茫茫，我只能通过路基边挺拔的白杨树，来判断大致方向。过冬的小麦淹没在白雪之下，缺食的乌鸦，蹲伏在地头，偶尔发出一声饥饿的哀鸣；唯有鹞鹰，无声地在空中滑翔梭巡猎物，眼神犀利。

后来发生的事，算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节点。穿戴好滑雪板之后，听教练简单介绍了滑行要领，我就急不可耐地攀上了半山腰，离山顶大约尚有三分之二的地方，我停了下来。脚下的三分之一，滑道看上去比较平缓，我调整好滑雪板的位置，用手中的雪杖轻点地面，轻轻地滑了出去。阳光照着我的侧脸，暖暖的，风从耳畔拂过，《雪绒花》的音乐从心里响起，一个个陌生的笑脸从我身边闪过，我听到不绝的赞美声：快看，她滑得真好！

光滑的雪面几乎没有阻力，下滑的速度越来越快，我尽力保持着身体的平衡，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不会停啊！此时我已经看到了雪道尽头，那是一小片人工平整的场地，场地边围起了安全防护栏，防护栏外，几株小树断裂的枝杈从厚厚的积雪中探出头。我束手无策，这时我听到了同伴焦急的呼喊：身体往后仰，躺下来，躺下来！可是此时的身体已经不受我控制，在强大的加速度之下，身体摆脱了地球引力，我像一个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选手一样，腾空而起。直到这时，大部分人还以为我是个滑雪高手在进行表演，只有我自己心里暗暗叫苦。

我像掷铁饼者手中那块铁饼，划着优美的弧线，直接飞到了防护栏外，左肩着地，重重砸在雪地上。当急速赶到的场地工作人员将我从雪堆中拉起来的时候，我看到自己离一棵断肢的小树不到半米。我是如此幸运，那一年东北的雪特别大，厚厚的积雪给了我足够的缓冲，我躲过了那棵可能穿透我的小树。

左肩的肌肉损伤过了半个多月恢复了。我回到江南，生活在继续着，有些东西改变了，我依然热爱包括冰雪运动在内的一切户外活动，但我不再鲁莽。

几天之前，第24届冬奥会在北京开幕。写下这段文字，纪念自己与冰雪的缘分，纪念这一场冰雪盛宴，纪念我们的青春，纪念中国红的魅力，纪念我们战胜一切的勇气。

玫瑰书评

《萤火虫的勇气》：她们像萤火虫，在熠熠发光

“萤火虫的勇气”中的“勇气”一词，不只指穆里叶以自己的专业技能照亮了原本幽暗的儿科重症病房，也指妻子穆里叶和妈妈穆里叶也像萤火虫那样在熠熠发光。

■ 吴玫

因为有个副书名“我在儿科重症当心理师”，书名中“萤火虫”的所指，就很清晰了。也正因为这个副书名，读者大概会自动将自己归为看热闹的外行，看“萤火虫”穆里叶·德罗马在儿科重症病房如何当心理师。这样的预设，倒也能吸引我们迫不及待地打开《萤火虫的勇气：我在儿科重症当心理师》。

而《萤火虫的勇气》，也真有让人恨不能一口气读完的魅力。

怎么也没有想到老天爷居然会将那么多稀奇古怪的疾病降临到孩童身上，怎么也没有想到“大祸临头”一词对孩童来说会如此残酷，怎么也没有想到“命悬一线”中的“一线”与孩子关联后竟然脆弱至此……那些大大超出我人生经验的发生在儿童重症病房的故事，由穆里叶·德罗马娓娓道来，读得我时而诧异，时而惊恐；时而痛感命运之不公，时而又为那些承受生命之苦痛的孩子们，唏嘘不已。

唏嘘之余，我觉察到那些故事激活了我多年前学过的心理学知识。当我比照着自己所掌握的心理学知识再读穆里叶·德罗马讲述的她在儿童重症病房的亲身经历，读到了穆里叶到底是一位心理师而非专业作家，她想要得到的阅读反馈，不仅仅是让读者为那些命运不济的孩子们洒下伤心和同情的泪水；她更想给予这本书读者的，是伴随一个个故事而来的操作性很强的与儿童、与少年以及他们的父母的沟通技巧。

卢沙里是一个空军，穆里叶·德罗马形容她“个子很高，精瘦结实，嗓音洪亮，语气专横”。那天，她驾驶的车与卡车迎面相撞，自己毫发无损，同车的女儿却被送进了儿童重症病房。在穆里叶看来，卢沙里女士的女儿阿黛莉在遭遇如此严重的创伤后，应该对她进行心理干预，但卢沙里不相信心理学。特别是医生诊断阿黛莉不可能痊愈后，沉重的压力迫使卢沙里下意识地篡改了车祸的真相，她一遍遍地告诉女儿，一辆撞向她们的货车，导致了阿黛莉四肢瘫痪。穆里叶观察到，随着卢沙里一次次地重复讲述，阿黛莉对母亲的态度越来越差，到后来，只要卢沙里一出现在病房门口，阿黛莉就扭过头去。

穆里叶看在眼里，觉得要让阿黛莉重新接纳妈妈的唯一办法，是帮助妈妈卢沙里勇敢地直面车祸真相。然而，让卢沙里说出真相，显然是不可能的，穆里叶决定尝试与阿黛莉沟通。 但是，被母亲激怒了的阿黛莉已经封闭了自己，穆里叶会采用什么策略打开阿黛莉呢？

穆里叶首先邀请阿黛莉每周至少去一次她的办公室；熟悉了穆里叶的办公环境后，四肢不能动弹的阿黛莉提出要穆里叶按她的要求捏橡皮泥，穆里叶知道，阿黛莉闭锁的心门被她撬开了一道缝，便不厌其烦地将橡皮泥捏成阿黛莉想要的模样。从缺胳膊少腿的猫咪到有着愤怒表情的人偶，不知道陪伴阿黛莉捏了多少个橡皮泥人偶，穆里叶终于得到了车祸的真相。

为故事进入到《萤火虫的勇气》的读者，也许会问：改善母女关系的首要条件，为什么是要让她们直面车祸的真相？

阅读《萤火虫的勇气》的过程中，类似的问题会一次次涌上心头。

17岁的丽丽肿瘤已经全身扩散。在丽丽家人的要求下，已经在医院住了4年的丽丽，并不知道自己的病程。丽丽真的不知道吗？那她为什么要两次自杀？所以，穆里叶接手这个病例后，态度坚定地要将丽丽不久于人世的真相告诉本人。为什么？

玛侬意外地溺亡在自家的浴缸里，该怎么向玛侬的哥哥于勒解释妹妹去了哪里？穆里叶坚持，必须要于勒明白玛侬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并主张于勒应该在父母的陪伴下向妹妹告别。为什么？

穆里叶通过绘声绘色地讲述自己处理过的案例，一一回答了这些为什么。只是，她始终把讲述的重点放在了解释她的那些看似有违常理的坚持，背后有哪些心理学知识支撑着。

科学从来不会糊弄人，果不其然，在穆里叶的指导下，阿黛莉原谅了妈妈并与妈妈紧紧相拥；丽丽接受了自己即将离世的事实，愉快地与亲人、朋友和重症病房的工作人员一一告别；于勒摸着妹妹冰凉的身体理解了死亡的意思并与妹妹永别……穆里叶的职业身份的确能经常遇见常人难以见到的场景，但是，穆里叶就没想过要通过满足看客的好奇心来提高这本书的销量。

《萤火虫的勇气》让我们读到的是，她想用读者易于接受的文本，传授心理学常识，特别是与孩子的沟通技巧。

然而，在儿童重症病房遇见像阿黛莉、丽丽和玛侬这样的病患，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几无可能，那么，穆里叶与他们从陌生到沟通无障碍的技巧，对我们而言又有什么价值？如上三个案例中，穆里叶所用的沟通技巧我们如若要挪来使用，的确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增删与调整。但是，有着特殊职业身份的穆里叶，也是妈妈，而且是4个孩子的妈妈，她与4个儿女斗智斗勇的片段，因为加持了心理师的专业素养，是家有宝贝的妈妈们的葵花宝典。

那么，在教育孩子时四宝妈妈穆里叶都遇到过什么问题？

四个孩子中的两个甚至三个商量好了似的一起哭闹了起来，怎么办？

因为不想去上学，一个孩子向老师撒谎说上学路上搭乘的公共汽车爆炸了。老师的告状电话打到了穆里叶的办公室，怎么办？

以保护森林为名，一个孩子说什么也不肯接过爸爸递给他的新本子，非要那本不见踪影的旧本子，怎么办？

一个孩子问妈妈，假如同时喜欢上了两个女孩，怎么办？

下定决心不让自己的焦虑影响孩子按照自己的节奏成长，有一天一个孩子告诉妈妈要独自一个人乘火车离开巴黎去度假，妈妈很不放心，怎么办？

一个孩子的眼睛出了问题，儿科重症心理师的职业又让穆里叶忙得不可开交，怎么办？

一贯支持自己的丈夫，对过于忙碌的妻子总有怨怼的时候，怎么办？

……

不肯放弃工作量极大的儿科重症病房心理师的工作，又想拥有幸福的家庭生活，且喜欢孩子们绕膝，假如没有这本《萤火虫的勇气》，我也觉得无人能平衡好这三者的关系。但是，穆里叶·德罗马用自己切身体会向读者讲解了什么叫事在人为。

所以，书名“萤火虫的勇气”中的“勇气”一词，不只指穆里叶以自己的专业技能照亮了原本幽暗的儿科重症病房，也指妻子穆里叶和妈妈穆里叶也像萤火虫那样在熠熠发光。因此，“我在儿科重症当心理师”这一副书名狭窄了《萤火虫的勇气》的内涵，至少，它还是一本职业女性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关系的心理指导。